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

錢賓四先生全集

錢穆 著

錢賓四先生全集①9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第二冊

錢 穆 著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三)

序

本書第二編第一冊所收，起自西漢，迄於南北朝，凡得散篇論文共十二篇。其有關兩漢經學者，大多收於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其有關魏晉清談，自王弼、何晏以下諸家，有一部分收入莊老通辨。此編皆不復載。作者復有秦漢史、中國思想史、國學概論、國史大綱諸種，與此編有關涉，皆可參讀。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初春錢穆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八十有三。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 目次

序	五
一 讀陸賈新語	一
二 中國古代大史學家司馬遷	七
三 司馬遷生年考	一九
四 太史公考釋	二七
五 評日人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	四三
* 六 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	五七
* 七 劉向列女傳中所見之中國道德精神	七五
八 東漢經學略論	九一

九	略述劉邵人物志	一〇五
一〇	葛洪年譜	一一五
一一	魏晉玄學與南渡清談	一二五
一二	袁宏政論與史學	一三五
一三	讀文選	一六一
* 一四	漢代之散文	一二一
* 一五	魏晉文學	一三一
一六	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	二四七
* 一七	中國學術思想之分期	三三一
* 一八	東漢以下宗教思想之復活	三四一
* 一九	由老莊思想到道教	三四七
* 二〇	佛教之傳入與道佛之爭	三五九
* 二一	大乘佛法與竺道生	三七三

* 二二	佛教之中國化	三九一
* 二三	佛學傳入對中國思想界之影響	四一
* 二四	縱論南北朝隋唐的儒學	四二五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三)

讀陸賈新語

陸賈楚人，新語文體，上承荀卿，下開淮南，頗尙辭藻。荀、屈同爲賦宗，蓋荀卿曾南遊楚，而染其文風耳。莊子外篇如天道、天運，亦近此體。賈誼以下至董仲舒，爲北方文體。西漢文章，至賈、董而始變。

新語道基篇開首，「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此卽中庸所謂「贊化育，參天地」也。下文「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一節，極似易大傳。然則易大傳殆先新語，成於秦儒，會通儒、道，亦楚風也。據是疑開首「傳曰」，亦指易傳。惟今易傳無其文。豈易傳自新語後，尙續有增刪，始成今之定本乎？

術事篇開端，「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此等亦極近中庸，皆自荀卿

「法後王」之論來。其過激則爲韓非。司馬遷六國年表序亦承此旨。而賈董則近法先王。此亦晚周至漢初學術界一分野也。

術事篇又云：「書不必起仲尼之門。」書孔子爲仲尼，其風亦盛於晚周，如中庸、孝經皆其證。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雖亦偶有其例，要之至晚周始成風習。漢儒率多稱孔子。此亦證新語當屬漢初。

輔政篇、無爲篇皆參雜以老子之說。老子書起於晚周，易傳、中庸皆承儒義而參以道家言，新語亦爾，此乃當時學術大趨也。

無爲篇云：「君子尙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又曰：「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道、德連用本老子，中、和連用本中庸，尙寬之說亦本中庸；語、孟以至易繫傳皆言剛，不尙寬。

辨惑篇記孔子夾谷之會，辭語與穀梁大相近，然則穀梁亦遠起先秦矣。雖至漢中葉後遞有增潤始成今本，不可謂其絕無師承也。

慎微篇亦會通老子、中庸以陳義。其曰「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以道德合之於權勢，不僅老子有此義，即中庸亦有之。孟子言孝，舉舜，而中庸言孝必據周公。舜之孝行尙在草莽，

周公則正藉權勢以大顯其道德者。篇末引「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此亦證孝經遠起漢前。

慎微篇又云：「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棄二親，捐骨肉，絕五谷，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又曰：「夫播布革，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隣，寥廓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又曰：「隱之則爲道，布之則爲文。」其所描述，知其時實多入深山求神仙之事，與當孔子時沮、溺、荷蓀之徒，大異其趣。莊子寓言，始有此等意思，殆自晚周而始盛。秦皇海上方士雖無驗，然楚、漢之際，天下大亂，此等風氣仍持續，即張子房亦辟穀欲從赤松子遊。然就新語以避世與隱居分別，則儒、道合流，並不包括神仙在內。「隱之爲道，布之爲文」，顯釋有道家義。資質篇深歎質美才良者伏隱而不能通達，不爲世用；是乃惜隱，非高隱也。此顯是會通儒、道義而有此。

至德篇屢引春秋事，是必三傳多有行於時者。篇末「故春秋穀」三字下有缺文，是殆引春秋穀梁傳也。

懷慮篇云：「據土子民，治國治眾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此

大學所謂「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厥後董仲舒亦言：「皇皇求仁義，如恐不及者，君子之事。皇皇求財利，如恐不及者，小人之事。」此皆封建采邑之制既壞，貴族崩潰，工商生產事業新興以後，爲晚周以迄漢中葉一種共有之思想也。

懷慮篇又云：「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眾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聽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或觸罪□法，不免於辜戮。」此一節，可見當時智識界一種流行風氣，殆是混合陰陽五行災異變怪之說於縱橫捭闔權謀術數之用；蒯通自稱與安期生遊，卽此流也。此後淮南賓客亦多此類。至董仲舒言災異，乃以會通之於經術。此乃中央政權大定之後，與漢初撥亂之世不同矣。至以「經藝」連文，則稱六經爲六藝，已始於其時矣。

懷慮篇又云：「戰士不耕，朝士不商。」前一語與韓非「耕戰」之議異，下一語開漢制仕宦者不得經商之先聲。

本行篇盛倡儒道，然其語多近荀子與大學，並旁采老子；亦徵其語實出漢初，與武帝時人意想不同。

本行篇又云：「案紀圖錄，以知性命，表定六藝，以□□□。」觀下一語，知孔子定六經，其說遠有所自。殆起荀卿以下，或出秦博士，而賈承其說。觀上一語，則儒、道、陰陽合流之跡已顯。

明誠篇有云：「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爲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此義遠承荀子天論。

明誠篇又云：「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蝮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災生於地。賢君智則知隨變而改，緣類而試。」此一節與仲舒以下言陰陽災變者無大異趣，然與上引懷慮篇所云有不同。蓋雖兼采陰陽家言，而固以儒術爲主。此乃漢代儒術所以與方術縱橫之士有其不同之所在也。

明誠篇又曰：「聖人察物，無所遺失。□□鵠之退飛，治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鵠鵠來，多多麋，言鳥獸之類□□□也。十有二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尙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況於人乎？」可知自董仲舒治春秋，通之陰陽，下迄劉向治穀梁而志五行，其風遠自漢初，有其端緒矣。

思務篇有云：「八宿並列，各有所主。萬端異路，千法異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

得相□，方圓不得相干。分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日不夜照。雷不多發，霜不夏降。臣不凌君，則陰不侵陽。盛夏不暑，隆冬不霜。黑氣苞日，彗星揚光。虹蜺冬見，蟄蟲夏藏。熒惑亂宿，眾星失行。聖人因天變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此等語即陳平所謂「宰相之職在助天子理陰陽」之旨也。陳平、陸賈同時，宜其所言之相通矣。

丁酉歲暮，赴臺北講學，行篋匆匆，僅携陸賈新語一冊。旅邸客散，偶加披玩，漫誌所得。
懷慮以下，則返港後新春所補成。戊戌人日錢穆識。

（此稿成於民國四十七年，刊載於五十八年三月大陸雜誌三十八卷五期。）

中國古代大史學家司馬遷（中國名人小傳試作之一）

中國民族，是一個具有悠長歷史的民族。論中國文化之貢獻，史學成就，可算最偉大，最超越，爲世界其他民族所不逮。孔子是中國大聖人，同時亦是中國第一個史學家，他距今已在二千五百年之前。西漢司馬遷，可說是中國古代第二個偉大的史學家，距今亦快到二千一百年。孔子春秋和司馬遷史記，同是中國古代私人著史最偉大的書。

遠在西周，中國人早懂得歷史記載之重要，常由政府特置史官來專管這工作。那些史官是專業的，同時也是世襲的。司馬氏一家，世代相承，便當著史官的職位，聯綿不輟。到遷父親司馬談，是西漢的太史令，正值武帝時。在春秋時，司馬氏一家，由周遷晉，又分散到衛與趙。另一支由晉轉到秦，住居今陝西韓城縣附近之龍門。遷便屬這一支，他誕生在龍門。

當時的史官，屬於九卿之「太常」。太常掌宗廟祭祀，這是一宗教性的官。史官附屬於太

常，這是中國古代學術隸屬於宗教之下的遺蛻可尋之一例。因此史官必然要熟習天文與曆法。同時司馬談並研究易經與道家言。因這兩派學說在當時，都和研究天文發生了連帶的關係。

司馬談是一位博涉的學者，他有一篇有名的論六家要指，保留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可見司馬談博通戰國以來各學派，不是一位褊狹的歷史家。他的思想態度偏傾於道家，但他究是一位史學傳統家庭中的人，因此他依然注重古籍與舊文獻，不像一般道家不看重歷史。

司馬遷出生在景帝時，那時漢初一輩老儒，像叔孫通、伏勝、陸賈、張蒼、賈誼、晁錯諸人都死了。漢文帝本好刑名家言，他的政治作風亦偏近於黃老。他夫人竇氏，更是黃老的信徒。景帝尤不喜儒家言。時有博士轅固生，因議論儒、道兩家長短，得罪了竇太后，命他下虎圈刺豕。這很像西方羅馬的習俗。

但司馬遷十歲時，他父親便教他學古文字，治古經籍。因此他的學問，不致囿限在戰國以下新興百家言的圈套中。他將來綜貫古今，融會新舊，成爲一理想的高標準的史學家，在他幼年期的教育中，已奠定了基礎。這一層，在史記裏，他屢次鄭重地提及。

他幼年的家庭生活，還保持著半耕半牧古代中國北方淳樸的鄉村味。他二十歲開始作遠遊。

自序說：

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扈困鄒、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這是何等有意義的一次遊歷呀！中國到漢時，文化縣延，已達兩三千年了。全中國的地面上，到處都染上了先民故事的傳說和遺跡。到那時，中國民族已和他們的自然天地深深地融凝爲一了。西北一角，周、漢故都，是司馬遷家鄉。這一次，他從西北遠遊到東南，沿著長江下游，經過太湖、鄱陽、洞庭三水庫，逾淮歷濟，再溯黃河回西去。這竟是讀了一大部活歷史。遠的如虞舜、大禹的傳說，近的如孔子在文化教育上種種具體遺存的業績，他都親身接觸了。這在一青年天才的心裏，必然會留下許多甚深甚大的刺激和影響，是不言可知的。

這一次回去，他當了漢廷一侍衛，當時官名稱「郎中」。照漢制，當時高級官吏，例得推薦他們子弟，進皇宮充侍衛。他父親的官階，還不够享受此殊榮，但武帝是極愛文學與天才的，想來那位剛過三十年齡的漢武帝，早聽到這一位剛過二十年齡的充滿著天才的有希望的新進青年的名字了。我們可想像，司馬遷一進入宮廷，必然會蒙受到武帝的賞識。

在當時，他大概開始認識了孔子十三代後人孔安國。安國也在皇宮爲侍中，安國的哥哥孔

臧，是當時的太常卿，又是司馬談的親上司。司馬遷因此得從安國那裏見到了孔家所獨傳的歷史寶典古文尚書了。他將來作史記，關於古代方面，根據的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重要的史料，有許多在當時爲一般學者所不曉的古文學新說。

大概他在同時前後，又認識了當時最卓越的經學大儒董仲舒。仲舒是一位博通五經的經學大師，尤其對孔子春秋，他根據公羊家言，有一套精深博大的闡述。將來司馬遷的史學及其創作史記的精神和義法，據他自述，是獲之於仲舒之啟示。

他當皇宮侍衛十多年，大概是他學問的成立期。後來有一年，他奉朝廷使命，深入中國的西南角。自序說：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這一段行程，從四川岷江直到今雲南西部大理，即當時的昆明。大概和將來諸葛孔明南征，走著相同的道路。這又補讀了活的中國史之另一面。但不幸，他這一次回來，遭逢著家庭慘變。

當時漢武帝正向東方巡狩，登泰山，行「封禪」禮。這是中國古史上傳說皇帝統治太平祭祀天地的一番大典禮。但武帝惑於方士言，希望由封禪獲得登天成神仙；因此當時一輩考究古禮來